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孫晋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任将

宋寧宗時知成都曹彦約上奏曰臣以樸樕小才誤蒙親擢度越常等廁迹禁路曾未兩月復玷異恩寵以次對之美職分以西土之閫寄臣實何人可當此選聞命以來日夜憂懼不敢常人自視以異數為喜亦不敢典

故自比以辭免為髙心誠求之思所以仰副聖主眷遇之意竊以立功立事之世非可以禄位決進退也朝廷清明四方無事自一命以上皆得以行其志救水可以奉其親吏事可以振其職及紛紜之際國論不一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猶不受命种師道盡護諸將訖無成功世變愈下艱難愈急家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有志之士猶尚以禄位言哉直當論可否耳自古閫外之臣得以盡其所學非謂一己之見足以盡知天下之事一夫

之力足以盡制諸將之勇也恃朝政以為根本假威令以為事權執賞罰以為勸懲資佐屬以為輔助又須在王所之善士以為之主妒功嫉能之士不撓其政如此而見義不勇可以坐不任責之罪矣為司寇於魯者不若乘田委吏之為省事為卿於齊者不若抱關擊柝之為專職國論之所繫則守官者猶得以守道也若事關大體與國論相表裏有文王之令聞而後中國可以守有宣王之脩政而後玁狁不足慮當艱難之時宵衣旰

食一日萬幾君以惰墮責其臣臣以叢脞戒其君開心膽以延見士民惜日晷以響應奏報則傳導於下者無媿辭叫號於外者有近效謂閫外之臣恃朝政以為根本者此也若使法令變更農末俱病處置失宜軍民胥怨發為播告者厥指或匿形於論疏者曠日不報則所當恃者無所恃矣郭進誅御馬直謂之專殺可也而太祖不責張美強取民女謂之無撿可也而太祖不問恐閫外之權於此少沮也況於公事之所當行緩急之所

倚重居閫外之職者謂之節制行閫外之事者謂之便宜人才出類者可以承制用將佐失律者可以逗撓誅已奏者不必待報未奏者不必詰問謂閫外之臣假威令以為事權者此也若使將帥跋扈深自交結州縣輕率不相關白互有申請者尚決於勝負轉相詬詈者或俟於調停則所當假者無所假矣賞當其功雖唱轉十官者不以為僭罰當其罪雖戮及全隊者不以為濫居閫外之職正當視國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己物不以一

毫彌縫親舊不以睚眦報復讎怨勢要之力所不能移闗福之書所不能奪閫外之不得其人逐之可也假賞罰以行其私罪之可也不逐不罪則其説必所當行其求必所當與謂閫外之臣執賞罰以為勸懲者此也若乃髙爵授之而以不肖之心疑之閫唱轉則舉朝伸舌行法令則旁觀失色官命未改蹤跡揺動則所當執者無所執矣唐方鎮全在幕屬不必一一參軍事也或議論宏偉可以助名教或文采雄壯可以草表檄勇能専

將者可以備策應才堪應變者可以廣智慮謂閫外之
臣資佐屬以為輔助者此也若使如今世舉削與今世
權局發書者稱有舊而已不問其才具捘識者求寸進
而已不揣其能否則所資者無所資矣孔子入衛主於
顏讐由而後進孟子入魯尼於臧倉而見沮勿謂聖賢
行志直情獨立而無所附麗也顏讐由之徒誠未易得
彼臧倉者世常有之不可不察也士大夫有志事功已
畏其少若又痛加沮格誰肯任事往時事變尚淺蹤跡

尚祕雖詭辭浸潤不過繫一二士大夫出處比年兩軍相加肝腦塗地戰死驍將指為降番親獲酋帥誘曰虛詐變亂人心絶滅天理萬一山東忠義識破事體兩端首鼠有翩然事新主之意此何時也旁觀膽落獨欲以閫外之事責辦於閫外之臣不其難哉臣蒙恩所領郡只是一路安撫且又與西南夷為界不近北邊事不相關不應遽啓此論然念富平之敗擾及果閬興元之潰經至遂普設使江淮有警則蜀道豈可安迹閫外有警

則劒南豈得高臥而況吐蕃部落連及威茂雲南遺種漸迫黎雅臣頃年嘗轉漕關外討論四蜀事體知成都脆弱之卒不足以有用漢中單寡之兵不可以獨立制帥之與總所位置非宜將來職事間必有牴牾官軍之與忠義勇悍無禮將來調發處必有不遜以至兵財遞鋪間探等事所當改絃者不一而足嘗作病夫議以告當路以為同此思慮而後可以同所見同此忠赤而後可以同所行若以為不可而欲擇其中一二事間行之

或過時失事而欲取已陳之舊說徐行之二者皆不及事而欲責建議者之非計非所聞也今四年矣事變已見而臣適當是選㒺合於過時失事之說臣實懼焉用敢詳其說以告陛下昔張詠之守益州也遲半歲而不行知蜀道未定不可以遽進也太宗以面對許之以便宜從事諭之知蜀事難決不可以隃度也又敢倣是說以復于陛下惟陛下留神

秘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聞慶歷之末有親從卒

夜入禁中之變是時士大夫殊不少省其所以致此者何由亦無所改爲循循仍仍至高宗初又有苗劉之變士大夫又不省其所以致此者何由又無所改爲而循循仍仍至近者又有吴曦之變韓侂胄之變士大夫又不省其所以致此者何由又循循仍仍臣今告陛下以所由致節節䄃變者爲夫不循古制也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其訓齊諸軍亦不過

射刺擊戰之術爾罕能訓以禮義夫授以殺人之器日習乎殺人之術可畏哉可畏哉古者赳赳武夫皆可以為公侯腹心執訊言言攸馘安安其有德見諸容氣者如此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之官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愈久愈化愈化愈安祈天永命鞏國祚于泰山之安在此而已今不改為是措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又將有慶歷及侬冑之變悔將無及臣日夜長慮無路告陛下

今得一見吐露自此何時再見惟陛下念之不忘今文武通儒至不易得然不可謂無其人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馬司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慮患當重複雖擇賢儒立法自亦不過於此

樞密院編修官葛洪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苐職思其職謂之忠公爾忘私

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罪辜動輒估籍揮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驕橫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

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為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剥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警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奏曰臣嘗觀殽陵既戰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故秦雖敗而猶可以

自强街亭既戰諸葛亮上疏自貶蜀主以為右將軍亮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内故蜀雖敗而猶足以有立蓋敗軍之將雖不可語勇茍因其敗而痛自懲創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英明之主猶不忍盡棄也邇者王師既出版圖漸歸褒詔方頒朗音繼至折北奔潰者固所當罰發縱指示者亦豈容逃陛下悉從輕典復取其任大責重如趙范者湔洗而委之臣知聖恩寛大恕之於今日將以望之於後日也抑不知范果能如孟明之所以報秦諸

葛之所以佐蜀乎臣切惟范有所當戒者三一曰去私二曰禁暴三曰懲忿能持此三戒則陛下所以責任之意庶乎其無負矣范之在黄也大建弘宇日役萬夫片瓦寸釘竹頭木屑皆索之列郡號曰軍需先世之祠堂後庭之燕寢無一不備千仞之樓且巍然揷空於倥傯不暇給之時直為是騷動不遑安之舉古人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似不作此等舉措也今易臨峴首號襲世官儻不封蔽芾之甘棠而惟愛紛奢之麗屋則民將不敢言而敢怒今而後皆

失望矣此所當戒者一也范之任合淝也以一萬五千之夫數而責之一縣以數百里之遠地而限以三日臣曩嘗言之聞其以軍法從事而死於鋒鏑以軍期窮廹而斃於道路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之淮非昔之淮矣倉廩竭府庫空而郡縣不如昔戸口減耗雞犬寂寥而鄉井不如昔富者憔悴貧者轉徙而百姓不如昔身喪於接戰氣喪於奔潰而壯士健馬亦不如昔此皆范實為之儻復移其所以用淮甸者用京襄則國之元氣愈耗矣此所當戒者二也

范垂涎襄閫久矣向欲藉襄兵取關陝而史嵩之各執
其說近欲移隨將過樊城而楊恢弗從其令志雖憤悶
猶未容發也今事任既正誅戮自由城池雖昔日之舊
遊藩漢乃今時之雜處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
狙詐作敵况主帥新易人情懷疑倘不開誠心布公道
而或以私忿臨之則士氣摧挫意外之變不能保其不
作矣此所當戒者三也臣於范無纖芥之隙向者北兵
犯蜀蜀之仕于朝者日扣政府乞以范為襄帥藉襄之

力以紓蜀之難于時臣實與焉繼爲武部貳卿臣復以列屬事之見其撫掌談兵捐軀許國未始不擊節嘉歎也今范建牙帥閫而臣偶待罪臺端爲所當爲以無負陛下之臨遣者范之責言所當言以無負陛下之擢任者臣之責臣之所論非但憂國亦所以愛范也願陛下臣此章以示范范果以臣言爲戒修政恤民如秦孟明引咎責躬如蜀諸葛則京湖一面可寬陛下宵旰矣否則未也惟陛下加察

貼黄臣觀馬謖諸葛亮客友也祁山之役督諸軍爲先鋒一敗街亭論罪至死蔣琬以爲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可惜亮曰孫武所以能制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列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亮之見遠識高如此比者楊義棄軍而走徐敏子棄軍而潰此猶爲敵騎所迫也汴距戰場二百餘里且有一郡之隔趙葵全子才各擁數萬兵建大將旗鼓正當整陣以援諸將一聞風聲鶴

喉皆奉頭鼠竄矣此何等舉措聞諸敵境謂中國有人乎范於無罪之民則用其慘於有罪之將則用其恕按章來上此殆具文耳以折北不支為殲敵精鋭以狼狽反國為歸護根本以望風先潰為急於全師彼固謂朝廷為可欺安知天下公論不可欺乎昔太祖以南方之事委曹彬且授以匣劒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失色不敢仰視范何足以語此此臣所以深為國家惜也

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論趙范失襄陽疏曰臣聞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諸葛亮以為咎皆在臣宜祿之敗罪由渾瑊而郭子儀以為罪實在我夫非人是己人之常情而今乃責躬自咎如此亮與子儀之盛心真可為萬世將帥之法哉臣竊見敵犯襄漢以來唐鄧首降均安繼叛光以圍破峽以燬空棗陽之陷死者幾十四萬人沙市之擾殁者以二十萬計八州残破千里蕭條主帥是當趙范何所逃責然范時以襄州孤壘遣被重圍

督勵三軍迄退強敵功過相補猶有辭也近閱荆鄂所申乃知襄事大謬克敵首叛忠衛繼之糧械積聚掃蕩無遺搢紳民居被禍尤慘雖探報互有不同而證狀則不可掩矣漢水峴城金湯堅壯軍儲守具根本富強葢自紹興名將岳飛營屯至嘉定帥臣趙方徙治雖金人屢寇而江面不揺險以人守故也范方之子遂世其官將略帥謀耳濡心授正宜謹固封守牧御軍民以報國恩以紹先業而乃勞於騖遠闇於知人輕信反覆之心

失御變詐之道養癰遺患引董庇身遂使變起蕭墻自
貽伊戚以百年之生聚而莽為灰燼以中興之樓櫓而
視為棄遺退保荆州望實俱喪人言縱不之及范視厥
考能無愧於心乎臣采之公論咸謂趙范之罪合賜褫
謫別選時彥以代其軍然荆襄為天下喉襟襄州既失
江陵尤為要地趣急經理卒未有人如范之才未可終
棄欲援春秋責帥之誼乞賜睿斷鐫秩三等申儆諸軍
使之收拾散亡以規復襄陽自効庶幾邊疆傚擾之際

猶知有朝廷紀綱可杜姦萌可紓狄難謹具覺察以聞

貼黄臣自聞襄報即草劾范之章或有謂臣者曰今

廟堂倚趙范以自安趙范倚北軍以自固若臺諫

論列不惟招大臣之忌亦具啓邊臣之疑内外交

憎禍在不測臣沈吟累日反復再思竊以爲不然

炎興初年國事草創張吕諸臣當國於上韓劉諸

將擁兵於下功在社稷人孰敢言而趙鼎之爲御

史也今日而論劉光世明日而論韓世忠風采凛

然魯不少恕亦未聞當時將相以為疑忌也況今戎首實在北軍趙范已正王旻之誅廟堂當議趙范之罰亟圖改紀斯乃其時若謂兇將本無叛心襄城猶為我守沉痼舊見覆護前非日引月深遂成再誤恐非計也用敢具録前奏復以繳聞惟

陛下亟賜睿斷施行

貼黄臣竊惟本朝三百年所與立者國法臺綱也方今事勢俱無可恃獨有憲法一脉尚存近來邊臣

師師非度則併舉其綱與法而廢之矣趙范襄守
退保江陵臣已具列前疏其知荆門軍朱揚祖被
命乗障有城可守而乃委棄民社擅離本軍是無
國法也前京湖制機趙楷以罪被劾謫官居永而
乃火稽朝命未離沙津是無臺綱也方兹艱危之
會正當紀綱修明若此二人豈容佚罰欲望聖慈
將揚祖罷黜以謝軍民將楷更與鐫降押赴貶所
庶幾懦者有所畏而懼宄者無所恃而悔伏候勅

旨

昌裔又論趙范召命不當疏曰臣近以克敵之變焚蕩

襄陽僨軍之罰責在趙范欲乞貶秩三等以正邦刑且

令規復舊城以責來效此蓋前代之故實本朝之彝章

如諸葛亮街亭之貶韓琦秦州之罰張浚富平失律之

罪載在往牒可復考也陛下亟賜俞允褫職鐫官仍其

使名責以收復邊梱深識之士咸以爲當但襄州一失

已閱四旬而進復無期有睽衆望或謂叛亡餘卒竊據

城中游哨敵兵侵軼境上京西五叛將至連衡漢東諸城皆欲從治淮襄戸口日夜絶江人揺不寧事變罔測豈襄事蹉跌之後財殫力匱未易遽進耶抑趙范經變之餘心摧膽怯不可語勇耶臣方欲再上封章以督厥咎今月初二日伏覩邸報趙范令赴行在奏事又聞因其弟葵有請欲令代帥淮東而以已副之其於兄弟相友之情公朝叙情之意可謂曲盡矣然今事會方來正以賞刑為急方其責范經理則姑欲示以薄懲今既將

范易置則所當明正嚴罰儻或釋其重負而予以召還
脫諸破壞之城而置之安全之地則是功過未白賞罰
無章不惟趙范苟逭刑誅亦恐邉臣聞之解體非所以
宣昭國法而畏服人心也臣近見別之傑所申虎翼舊
軍統制劉廷美力戰叛卒收復樊城則事勢猶有可為
苟能授任得人趣急經理收拾餘燼圖復故疆則戶牖
既牢上流恃以無恐不然易趙范於安地置襄陽於荒
墟知以三海八櫃為防而不知以漢水方城為固脣齒

寒而不問唇襟絶而不憂保障單殘藩籬淺薄無襄陽則江陵危無江陵則吴蜀中斷脫有一騎闖我長江風景日殊人心震擾其關係存亡不止一方痛一面病而已淮淝之卻秦師由廟堂處分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朝廷處置得宜臣觀今日襄事撫御失當咎在帥臣而區處非宜則又有任其責者昔紹興初酈瓊之叛固非小變然朝廷一時處置動中事機高宗下詔罪己則曰由朕委任非人致一軍懷疑反側張浚見上引咎有曰

是臣非才誤國以致上貽聖慮於是薦趙鼎居揆路而
朝政舉命劉錡帥淮西而軍律張可以感動天人轉回
事變益固中興百年之業只在君臣一念之間也今陛
下憂形玉色而未覩撥亂之英規大臣躬瘁百為而未
有康屯之奇策罪己之詔踰時不下何以感武夫悍卒
之心引咎之章曠日無聞何以解衆難羣疑之惑翫愒
歲月坐失良圖蹙國殲民禍至無日臣未知其所終也
臣憂深家國一再冒言而復以高宗君相之事為陛下

告惟望聖慈奮赫英斷而亟圖之宗社幸甚

昌裔又論安癸仲疏曰臣竊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禮部侍郎孫道夫言成都帥不可不擇宜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上曰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孝宗淳熈十年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制置使任六十州安危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作安撫使上曰須是選擇可以備制置使之用者葢蜀去天遠帥當豫儲在鄉人先事而力言之在朝廷加意而急圖之在君上申命

而臨遣之此我祖宗慮遠儲材之規模實萬世子孫之所當法也臣以蜀人待罪言路若鄉有急證而不言則為有負於鄉國朝有令典而不舉則為有欺於朝廷昨於二月妄論四事備言蜀之危狀而尤以儲帥為先伏蒙聖慈俯加容納特輟侍從出帥成都臣謂陛下此心即高宗孝宗之心也然命既頒而遄反使已遣而復回議論數更臣竊未喻竊惟蜀自二十年以來私意橫流人情障礙帥非奉已者不久總非挾故者不安幕府非

所薦引者不得充數上下蔽痼牢為一詞故民有疾病而上不知兵有飢寒而遠不達戰鬬有上功而賞不及潰敗有顯狀而罰不加若非得有威風識大體者肅將明命改紀而更新之則剥爛蠹壞之證無日而可瘳矣今臣遂既已罷行事往豈敢論列但儲帥一事所宜亟留聖意趙彥吶老病交侵智勇俱竭屢上祠請難以倚靠秋防臣於前疏已嘗言之況今敵兵侵犯麥積時當可獲潰兵肆横江油賀請病事勢岌岌民不遑安而鄉

人之在列者無有以道夫昌泰之言告陛下深可嘆也
近聞前總領安癸仲以臣論奏擊其姦貪畏懼驅磨經
營復用近則托趙彥吶薦代于朝遠則令其子恭行交
結于内甚至啖利州士民以列功狀啖遠方布衣以助
游談遣幹人李真蒲午蒲恭以財物請求結大程官童
炳魯永等以闗節搬送專欲撼動言路攘竊帥權如紹
興間錢良臣之事鄉評籍籍皆能言之臣與癸仲初無
宿仇但見其為總餉則暴斂之興軍民胥怨為撫諭則

侵權奪利郡縣騷然彼為一使之任尚且不可況以當專征重寄豈不誤陛下事哉且往者辛卯之變癸仲以漕臣先走合陽乙未之變癸仲以總臣舟至閬州上下利州之民怨入骨髓所列功狀決非情實是皆假托撰造欺罔公朝若誤入其言而輕加信用則蜀事去矣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熟數之欲乞睿慈特命大臣早擇帥材臨朝親遣以慰蜀民倒垂之望仍將癸仲更與鐫斥以為罔上嗜進之戒所有幹人李真蒲恭蒲午

等揚言交通貨賂汙衊清明之朝仍乞下臨安府密加
捜捕痛行根治自遞押歸亦足以肅吏奸而昭國法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竊見王沂公曾當國嘗曰恩欲歸己怨使誰
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蓋謂大臣事業不當斂恩
避怨也臣論安癸仲之貪至於三矣每蒙陛下付
外從行而政事堂中持筆不下及下檢正都司又
復累日不呈不知治一貪吏逐三五幹人有何恩

怨而上下覆護至于此哉臣言不行何以分察欲

望聖慈檢臣累疏將癸仲亟與鐫罷并將幹人李

真等根治押發施行

淮東制置使李曾伯上奏曰照對臣準尚書省劄子五

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内而侍從臺諫給舍外而

制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惟薦材難薦帥材尤難古

者方召遠矣今夫謀三軍之帥將以備一時之選膺旨

誕頒猥令薦進豈不謂觀臣以其所主惟善能舉其類

乎願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揆已不足安能知人為之
踰月議圖其位望之已著者固不待微言之推敬其聲
名之未達者則有得於共事之更歷今有二人焉竊見
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鼇自任高郵尉而留淮幕臣
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顒顒昂昂有遠到器議論
本乎正大趨向不為卑汙臣命夏皐修泗上承下接皆
鼇贊之最一事尤可識往時鼇初擢第值遣使諭蜀道
拉鼇偕行恥於依憑甘以吏事自見臨節而不可奪於

此可占今稍更霜露才氣殆益老矣宣義郎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機王登昨以秭歸尉而留荆憤臣見其曉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磊落落無罷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為依阿臣命高達復襄左撑右柱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書往時登以勇爵因獲寇詣荆閫愬登不拜𪗋然舍去卒以儒科自奮有志事竟成於此可觀今久在風寒文理浸加密矣是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薦之不疑抑又有說馬馬廐金懷之無取則可以臨羌

桑株田頃之弗多則可以慕亮如鼃如登臣嘗與之講論及此使遂展布必可保其能自廉飭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籍記姓名特加旌擢以為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謝安以荆江二州並缺桓石虔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桓伊為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言以馬喻也詭銜泛駕之馬跅弛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騂不受羈矣謝安之用三桓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御之術默寓乎其間盖石虔趫捷絶倫既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患蕪是時荆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實操於内此首重則彼尾輕也

苟朝廷無以操其權而制其命王彪之所謂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安烏得不為之深慮哉知此則知八柄馭臣雖王者有所不敢忽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

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絶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効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黄州匪但控阨要害實以兼總黄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

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温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温許其來德安境內劄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温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綏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

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

魏了翁又進故事曰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

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左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鬬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友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

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容不弭耳而帖服苟惟無所可否務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

慶歷四年韓琦為陜西四路招討鄭戩為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陜西罷役而戩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

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泆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泆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修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己臣謂如修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興六年

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不受令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甲可乙否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

則上下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肩事主各效已
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闘之慮審
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朝廷所當諭以貫窛之
事俾各釋前疑共濟多艱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
相倚助如國事何惟陛下留意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德宗陸贄論淮西事宜狀
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

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臣聞人主之用天下惟明與斷而已明足以有別則知人而善任使臨事不至於乏才斷足以有為則操縱予奪莫不在我舉天下英雄豪傑之士亦莫不犇走鼓舞於籠絡駕馭之中必如是則將得其人而敵國外患非所憂矣其或平居暇日咨訪之不廣體認之不親有才而不能致其用能用而

未必當其才而况依違牽制或昧於折姦宄之萌姑息含容浸失其所謂宰制之道其始不有以杜憑陵之漸其卒未有不至於横潰四出而不容遏者此春秋之季漢唐之末八代紛紜之際其證具存於方冊者不可以不察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將而不能馭將操失其柄乆矣當時九節度之師初未嘗不惟上之令自夫希烈懐光之徒一失於制馭他日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陸贄忠於德宗

者也因論淮西事宜而告帝以克敵之要實在乎將得其人繼之曰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斷斷然反其辭曰將非其人則兵雖多而不足恃馭失其柄則將雖材而不為用極言其弊以為不止於費財玩寇而已諄諄然語之以不戢自焚之災吁贄之言亦切矣惜乎明不足以知李晟之忠勲斷不足以止懐光之鐵券奉天紛擾之患有不可勝禦者至今令人掩卷三嘆而已吁有明謨糾斷

之光武然後二十八將之才各隨其志能而有以
厲其中興之功有剛明果斷之憲宗然後善用裴
度之忠而李愬韓弘之徒亦各得以勉其克復之
效曾謂半千載間出之真主而俾光武憲宗專美
於漢唐之間哉臣故於陸贄之言益惓惓焉

寶祐二年起居郎牟子才上奏曰臣比者蜀事孔棘嘗
進苦言謂宜用李曾伯鎮蜀而以蒲擇之呂文德佐之
則選威望重臣為荆閫以應接之又謂宜召余晦以釋

羣疑此皆順人心而為是急着聞陛下亟賜采領緘達大臣以待處分陛下憂顧在西一聞人言即與大臣商之真不翅如救頭燃也大臣自獨相以來未嘗召臣謀一事昨忽召臣至相府議論反覆數刻乃罷而指意所在大槩只以踰制為是大臣曰蜀力屈矣非通荆蜀為一而借荆州事力以援蜀則不可臣謂荆事力既耗於襄樊安得更有餘力以及蜀乎大臣又謂曾伯既受節制事急則必須進至夔門控制臣謂曾伯既是荆湖制

置大使豈有捨本職公事而越足過夔門之理藉令欲往萬一襄樊有事曾伯將趨襄樊乎趨西蜀乎大臣又謂曾伯不過夔門必遣呂文德代往臣謂此處分終是隃制不若曾伯正除宣撫使之專心一意經理西事而呂文德既為曾伯所任必與曾伯俱西也大臣又謂曾伯節制四川當不容辭臣謂以制置節制制置則受節制者自無事權若未即召晦則曾伯亦未肯受也大臣又謂曾伯且未肯受節制若正除宣撫使豈肯受臣謂

魯伯忠義人也使人主推誠以任之温詔以趣之彼非木石豈不能感激思奮以報上恩邪大臣又曰韓宣以城築未就不欲往閬州清叟亦有奏令且了城築令且命楊大淵則專任楊大淵不可二三其說大臣又謂令且令魯伯節制却令魯伯自求一人留司重慶魯伯必委蒲擇之擇之既在劍閣且令黄應鳯主留司臣謂此等處分太似繚繞終不脫牖制規摹恐如此施行重慶根本之地無重臣以鎮壓之則事終渙散也大臣又謂

余晦當召曾伯未受節制未可出命臣謂不召余晦曾伯決不肯受命統兵者亦且疑惑其為妨礙非一端而足也大臣又謂若召余晦而出李曾伯宣撫之命曾伯必飄然而歸是一日而失二帥也臣謂余晦狼狽至此失之何損曾伯負當世重望蜀之三軍百姓願得之以為司命曾伯忍孤人心耶又忍孤上意耶臣非敢與大臣辯論也事勢至此大臣乃一切坐斷自以為廟謨高深非小臣所可及臣至是亦不得不辯也然豈得已哉

或曰大臣憂邉思職日夜盡瘁不可謂之不以西事為念也而子之言急切如此豈大臣果有不憂蜀之過耶臣謂大臣之過非不憂蜀也其過在於任已見而不受盡言好順上意而每咈公議此即是過而又有大過者在於自詭知兵也且兵豈易知也哉如韓琦范仲淹出入邉陲尚不能周知今足不出廟堂之上而謂洞知軍戎萬里情此隃制之説所以牢不可破也且兵不中御古之道也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今軍中無

鉅細悉制廟堂之上而徒以尺書慰勞諸將使諸將知有廟堂而不知有制閫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趙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西事壞爛而使曾伯節制數千里之外諸將下禀令於節制上禀命於廟堂繚繞回曲坐失事機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晉穀可乃使郤縠將中軍今不謀帥而謀節制分左右三距而無元帥以任中軍之寄專欲倚仗於節制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師六

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今長子帥師於數千里之外而欲使蒲擇之在邉黄應鳳留司既使韓宣總統又使楊大淵代韓宣總統則知兵之説臣所未喻也大臣雖諳熟科條彌縫將帥固識兵家之節度而自謂知兵此則大臣之過也昔程頤每與司馬光説話不曾放過范純仁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事便已程頤曰光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今大臣能如光不怒人以忤逆乎昔又有言范祖禹於司馬光必能協濟

國事光正色曰爾謂祖禹見光有過不言乎今大臣能如光樂聽人之攻己過乎程頤光之所薦也祖禹光之屬也而辯論不少恕有過必盡言臣於二臣無能為役然不敢不取法以致臣區區愛助之微忠欲望陛下丁寧宣諭使大臣以司馬光之心為心勿遂前非勿貳後過盡改隃制規摹一從公論以救吾蜀則尚可為也若辨論之間是己見屈羣策而自謂如此足以隃制四蜀則輕用余晦以成一年之誤若召晦不速用曾伯又遲

其為誤蜀將有不可勝諱者矣惟陛下亟圖之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言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敵求和解上賜信書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出前漢書韓王信傳

李廣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當斬贖為庶人出前漢書李廣傳

臣聞為將之道能勇而持重則進無輕脫之憂退

無逗撓之失矣蓋將帥之病常患於恃勇而尤患於無勇恃勇者輕敵取敗固能為國生患然其志猶可取也無勇則銳氣銷沮日淪於偷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常武之詩曰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言貴乎能勇也出車之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言貴乎持重也王者之師以剛厲柔以柔濟剛動而萬全所向無敵抑由此之故乎漢高帝時匈奴冒頓大入圍韓王

信於太原信不能力戰而反求和於虜故高帝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謂為將之道專持必死之心則傷而反不得為勇專持必生之心則不足以任軍事信葢持必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意者宜乎虜入不支卒以敗亡也文帝時李廣擊匈奴恃勇輕敵屢為匈奴生得出鴈門則軍亡失多出右北平則一軍幾沒雖號名將所至多敗輕敵之過也雖然將者軍之司命也與其選懦寧其果鋭與

其爲信寧其爲廣擇將者可不加衡於此乎臣竊見襄陽之圍曠日持久命將救援擇非不至然氣索志偷情見力屈大勞未艾掃清無期豈非將不勝任之所致乎淮西之寇傲擾諸郡巢穴既近倏去忽來其有能懲閑門之失者似强人意而遽遣大將自取敗衂非旁郡一捷則敵得氣去患日益深豈非將不持重之所致乎襄失之弱淮失之輕懲勸之道不可偏廢今喪師失律者既加之罪矣

彼蓄縮顧望不發一矢者可不申嚴師律以少警

之乎臣瑣瑣陋儒不達兵事妄陳所見少效涓塵

惟陛下財擇

金宣宗時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竊自興兵以來將

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

召見褒顯奬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

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

破大敵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

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
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鼐爾者為將皆鄙俗不材不曉
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
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
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
元世祖時東平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剛柔並用定鴻鈞
坱圠之功文武雙行為國家久長之計事兼生殺雖任

于人權在聖明不宜歸下臯自理分天地位正君臣仁為文之實義為武之幹至如陰陽不測體用無方振義武以拯人仁亦在其中矣布仁文而肅政義其可以忘乎故仁者義之元而義者仁之宜文者武之宗而武者文之助也自黄帝以來始用弓矢帝王一揆秦漢尚功三國以至隋唐五季以及金宋四千餘載未聞一日而停兵億兆夷民常願一人之有慶其間亦有人主自専而開泰否之門亦有委於將帥以啓興衰之變原其所

致可得而言夫權者天子之神器事者在下之所行權維輕重故非臣下之當持事各分科故非天子之宜務今國家立樞密院以維中外之軍兵以定武臣之官爵而又紫垣春色榮照六軍丹闕神威凛班諸衛而又元帥統軍招討鄂囉之官萬千百十夫長之職熊羆貔虎八鎮方維騏驥鷹鸇一遵約束又如武庫武器設署于京師弓箭甲局分工于隨處此皆事行于下也凡諸事務皆申樞密以奏聞此蓋權歸于上也欽惟國家處置

權事甚為明切臣竊以為將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將兵之道有四而行之者八何謂四一曰忠二曰計三曰勇四曰果何謂八見敵勤王之謂忠聞敵制勝之謂計飽直恃力之謂勇進戰期克之謂果此蓋攻戰將兵之將也勤主上以先之謂忠嚴軍律以養素之謂計坐帷幄以折衝之謂勇不生事以希倖之謂果此蓋太平將兵之將也而將將之道亦有二焉一曰分統二曰專委當其天下已定將帥優游以備爪牙之用乃方方殊掌

位位各司無使一員獨爲魁首於是有分統之道焉寔萬世之計也如或邉塵暫起命將興師須立名將以總之乃面告之云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於是有專委之道焉但一時之事也出征而不專委則節制難齊太平而不分統則久生異事高爵以寵之厚禄以食之二術以御之舉無遺策矣伏望陛下立樞密院使一員使與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餘員位以次班之令適太平事無大小須待同議無或敢專若夫衛府司

營已有蒙古監軍不須别議此即分統之道也設或動兵則暫行專委之道焉更望陛下於中外衛府司訓示以愚臣所述攻戰將兵太平將兵之四德如是則事常謹於下而權常歸於上矣權歸於上則人無覬覦而民得安矣

趙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動矣將軍者國家之爪牙人命之關係尤不可不慎選也上古以來民無定志聖人既作大統由分自

黄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後周有方叔召虎尹吉甫之
徒漢有淮陰條侯霍嫖姚之輩趙之廉頗燕之樂毅楚
之吳公齊之孫子矯矯然樹四方之英氣昂昂然振百
世之風聲或有搴旗斬將之功或有轉地回天之技或
有助伐罪弔民之德或有懐佐君匡世之才莫不感會
風雲契合魚水依光日月垂名竹帛以至尚父之鷹孔
明之龍吳漢之敵國李勣之長城斯皆將軍之善戰善
勝者也彼有視人如草菅而刈之御衆如蜂蟻而藐之

行伍不整疾徐無節三令五申而其令不行擢材陳策而其材不中營壘輕而可掩襲也甲伏利而徒無益也故慎子為魯將軍一戰勝齊猶且不可白起勝趙長平坑死之人四十餘萬柏直乳臭挫魏王之師轅門兒戲致孝文之誚此雖為將者之曠官抑亦有司選將者之失也所謂良將者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則法淵可觀而不可入也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也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也此之所謂良將不亦大哉然後

龍韜豹略發于胷中霧卒雲師領于麾下赫然一怒乘風送款者將接踵而來矣復豈有爭鋒迓刃之敵哉是以選大將者固非餘將之比也騂騮騏驥奮迅乎千里驕驤乎九州非噉芻數倍于常不足以盡其能全其力而役之以取效也良將亦然方其國家無事之時遴選英雄高爵以寵之厚禄以食之加之以殊禮處之以閒職一旦卒然有急則行專委之遴焉於是乃有折衝于樽俎之間制勝於疆場之際心口相誓而委命自甘肝

腦塗地而赤心無吝者豈非王者善將將之所致而然邪先帝之平江南由此故也若夫無事之時偃然不慮一旦有急則任夫肉食之流設或犯皇家之大戒虧丹闕之威嚴雖復噬臍何嗟及矣伏望陛下深符祖意爰採宏材下詔林泉飛書營壘凡德足以鎮服人心能足以超越倫類計足以坐消變故勇足以深入敵陣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至于京師館于上室申之以天鑒接之以優禮處之以無事之崇班寄之以不時之大用昔

者唐有郭子儀而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更望陛下凡武臣宿將功高望重德顯才清者宜加殊遇以厲將來臣非不知聖朝與天齊福啟運正隆但宜柔遠以文尚奚賴於將軍之力哉然而審事務防變故者聖人戒慎之至不得不如此也

趙天麟又上策曰臣聞至重者將也至險者兵也雖係於將而其原皆在於君也君之任將得人則用之如神守之如山馳之如風整之如網之在綱矣設或任非其

人則害有不可勝言者焉故翦商兕帥乃渭水之漁公
伐夏大臣即莘郊之農父又豈但將門方有將哉采封
采菲無以下體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書之言信不誣
矣若謂箕裘遺業多習其事因而用之加諸上位亦當
因其名而驗其實斯可也不然則亦猶舉渭水漁翁之
子命作太師求莘郊農父之族升為右相與伊呂之姓
雖同而伊呂之才則否求其實効不亦難乎非徒無益
而又害也今國家統兵之臣子承父職乃有不閑武藝

之流不讀兵書之輩或充副倅或鎮方維或擐甲以遐征或横戈而應敵幸而殊方納款窮寇消聲斯皆社稷之靈威皇上之洪福奚有將軍之智力哉不幸而不勝則既損天光又使功臣之子孫骨委邊塵魂飄異域士卒之命石火風燈流血成河僵屍蔽野不亦哀哉究而言之皆不審於用將故也況於兵有六險一天二地三敵四間五使六卒是也夫祁寒暑雨疾風迅雷捲鴈塞之沙飛滎陽之瓦或欝積之氣蒸為霧霾而蔽天或愁

恨之情騰為氷雹而載路此天之險也夫長山峻岅深谷茂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盤而入井卒徒罷倦輜重艱難伏百萬之敵於數步之間降三六之軍於九天之上者此地之險也夫佯奔詐北驟趨緩行或當前而就後相襲或在左而於右夾出彼衆我寡彼彊我弱者此敵之險也夫縱横之子捭闔之徒衒惑之言迷冥之語似忠而復佞似實而還誑者此間之險也夫交兵之際行人在中出言一失而難救其端奉簡誤投而遂形其舋

至有泄吾機事諜彼逆流者此使之險也夫殃風偶扇孽事由興機不定兮兵事危令不行兮人意離者此卒之險也冐六險而行向非良將誰能當之夫良將有四術一曰定心二曰飽氣三曰策勝四曰身鬬故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驚駕士鼓卒視衆猶寡而不懼隨賈不能說廉李不能攻見小利而不趨存大端而自厲所謂定心之術也養威蓄銳飲直行仁承王命徂征禦奸風而坐鎮其英可以上淩紫氛其信可以下孚敵國所

謂飽氣之術也檄至而風從旗指而草靡洞穰苴之方寸吐陳平之奇謀所謂策勝之術也挾匹夫之勇而氣肅勍敵蹋七尺之軀而威加殊域若仁貴之三箭庾公之乘矢所謂身鬭之術也臣謂得此四術之將而六險不足以為險矣非此四術之將而未有不險之地也伏望陛下惜禁衛九重之威保功臣子孫之命無致外敵之得利勿令中土之罹殃凡武臣九品以上子孫弟姪當承襲者皆令樞密院試其實能然後量加以職若然則

天威永固民命更生下無趙括之危上享軒皇之逸抑使武臣之子孫知天官之不可濫得則盡心習其家業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馬政

宋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兾北燕代馬之所生敵國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敵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葢失其生息之

理也且敵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日無耗失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乗此賦馬之數也諸

侯大者馬四千疋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曁晉皆處河北而北敵不能為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閑市之西北也今軍伍中壯

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飲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蠧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國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蓄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

月給傒其後納馬即止馬則是貸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疋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筭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仁宗慶歷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伏覩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邉等處估買蕃馬近自西賊不庭以來買馬數少不足國用此盖中國久隳馬政不能蕃息至

于專仰西蕃之馬以成此弊臣謹按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於西蕃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血氣夏攻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兖州

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幷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縶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北地皆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於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又案唐自貞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匹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

於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已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伏乞特降敕旨於羣牧使所都監判官等内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揀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于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别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嘉祐五年羣牧使宋祁上劄子曰河北孳生監馬母數少逐年有妨孳配勘會麟府州馬最宜孳生准先降條

貫其馬作五等收買第一等一十八疋端至第五等各
減一疋後來宣命於逐等上例各減絹二疋第一等馬
見今只有十六疋端蕃漢興販人戶別無利潤致騍馬
轉少竊恐諸監每年漸見孳茂闕額有誤將來支配諸
軍本司今相度其麟府州所買五等騍馬欲乞權於舊
條未經減絹牧馬五等價內將第三等以上各特添絹
二疋第四第五等各特添一疋仍令逐場買馬及三五
十疋旋計綱上京赴估馬司交割從本司再行揀選埒

為好馬雜馬兩等轉送孳生諸監添助蕃息臣等又見漢武帝時為將軍騎馬少乃令天下諸亭養馬歲課孳息即知權宜立法古今一體如將來諸監母馬數足即却依元降條貫施行一則招來興販人户將好馬中官二則三數年内孳生駒口漸多準備緩急支填戰馬無闕取進止

宋祁又上奏曰臣頃年為羣牧使其時曾擘畫欲於諸監市母馬合見馬共成五七萬疋一歲大約得駒五萬

不出五年得二十五萬就中破死損十分之二得駒二
十萬於二十萬中選出負駄馬十分之五得戰馬十萬
足以為中國有此馬可與敵國相馳逐使聞風畏威不
敢有闚邊境意是時西事已定朝廷求安便忽略此事
有司指擿臣奏以為迂闊但言放牧之地侵損民間膏
腴田疇有損無益於是寢廢且馬者兵之本倉卒求之
不可得若無事時歲月孳養臨事乃無闕乏臣欲乞選
左右名臣議羣牧養馬法收還牧放舊地多列廄庌檢

詳新舊條約擇取便宜如臣所請具為新制及罷河東陜西馬禁許民間與蕃落自相貿買及許天下民養馬敕州縣不得計在貲財之限其牧馬臣且以十年為期若歲歲孳養當得二十萬疋而天下百姓所養馬亦益多假令西北二邊敢為風塵則我兵足馬健與之角戰誠不足畏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而所習伎藝與步兵不同緩急不堪移充步人使喚今軍人無馬是國家虛養此兵有名無實臣舊知牧馬數不多

於中選取戰馬即又數目益少此事最為用兵切務伏乞朝廷深以為意

宋祁又上奏曰西北二邊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邊之長也中國馬少又人不習騎此中國之短也每至敵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敵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今議者但欲益兵破敵不知無馬且不能為兵也用兵七年終不聞講牧馬之制此寧朝議未之思乎今羣牧司管河北凡十監其五監畜孳

生馬五監畜大馬然未嘗有數登十萬疋者何其弱也今河北洺衛相北京五監之地皆水草甘凉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盡法牧養何者馬數雖增未之賞馬數雖耗未之罰急則括買民馬苟以充數既不可用徒有芻秣之費驅之邊境未戰而凍死者十八九矣又聞河北洺州廣平舊有三監今惟一監存焉欲望朝廷差有智識近臣按求舊地復為三監澶州舊有東平監水草地氣與洺相一體亦可興復此二監合河北六監通

爲十監每監以一萬疋爲定額如國家牧養得人則五年之間可以自養及額餘數則可以分入河南鄭許西京三監及在京騏驥院天駟天廏諸監坊矣同州沙苑一監地尤宜馬今却只畜大馬不令孳育殊乖所宜欲望朝廷許將父草馬五千就沙苑分左右兩監委官益占官地謹加牧放五年之間亦可得數萬七年之後可支陝西緣邊諸州戰馬之闕矣

歐陽脩上奏曰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

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

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内更差
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
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
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芻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
以得馬之蕃滋旣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
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
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
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

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
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
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
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邉裔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
惟閒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
廣其間草輭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
牧放今馬數全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可
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三監之地尚

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東見其不畊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稍捐金帛則券

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撿閱本司文字講來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

六年歐陽修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為學士日兼充

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吴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
欲有改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
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
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
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地甚多自來界至不
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歳已深昨已差
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
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

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更改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

仁宗時中書舍人丁度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敵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資産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

神宗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彦博論監牧上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為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之萊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葢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絶熙寧元年陛下特降詔旨剏置南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自當增修而近時議者多不

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
國馬於編戸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
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戸配一馬縶之維
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或謂監牧之
馬率多少弱既非齊力難勝具裝且馬既蕃庶必有駑
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牧最爲盛多以至馬
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縁牧所費殆將不貲
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計河北監戸歲入牧地之

祖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焉唯河南諸監所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足驁良相參匹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却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廐庫棚序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功費愈大

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户彫殘場務破壊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即乞委詳練典故奉行馬政臣寮博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臣總領國馬于今八年雖未及蕃息而頗究利病伏望聖慈裁察

六年文彦博又論保馬曰諸州郡坊郭第四等户縣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以上户生計從容皆須養馬以代徒步之勞其物力高則養馬愈多此皆不待官中勸率

召募固已家有而户畜矣若先時更使等第畜馬定以匹數須壯嫩及格尺者居常任民騎出入歲時亦不得勾點煩擾一旦官中須要給以元契之直可旦暮而集人自樂輸比之急暴而科買利害不侔矣今四等以上人户類出役錢所出役錢之多悉在上等人户今若蠲減上等租税則下等户所出不充顧役之用必見闕事民既知緩急必取馬於民安得不家牧户畜以應一日之督責哉丁産簿法以三歲一造今非其時又頻歲灾

傷民流徙者衆今若非時重造徒成擾擾若伺候至豐年行之未晚

哲宗時陳次升奏曰臣伏覩近降朝旨給牧地召人戸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備然元初只縁知邢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起請指揮河北東西京東西京西北河東路提刑司府界提舉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轉運提刑司相度及只是因邢州以謂置監養馬不便其餘路並依此施行馬為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

在詳審今赴之所見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今朝廷不令提轉立定條制令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臣切慮諸路各有利害為是朝廷不令監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禀兼赴既有申奏以人戶請佃牧地為官養馬人戶或有不願赴以州郡之勢須令投狀則法行之始或有不便必為民害臣聞輿議以謂牧地鄰近人戶若得膏腴之地必有願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彼耕種必非所願兼一頃之地所

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緡此
恐人又非所願兼牧地先是已有人承佃今不願養馬
遽然奪去必致失所臣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
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禀州縣若抑令人户作情願投狀
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馬之
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
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

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敵國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客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陜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戸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凡以濟一時之乏又陜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

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
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遣
者誅族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
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
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
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
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
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陜

西四川茶馬司並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紹興六年翰林學士朱震上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異時南北路通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詔從之

高宗時呂頤浩奏曰臣世為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乃用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輒奔潰者以平原曠野金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元狩年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故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北敵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密邇黎雅等州日近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欲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契勘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縑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彊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

十萬緡或可輟那所有起發綱馬事乞命有司採訪秦鳳路茶馬條法叅酌施行

中書舍人洪遵論買馬博易劄子曰臣攝承容旨竊見川路西和階文州買馬以歲計之凡七十五綱爲馬三千七百五十疋十數年來茶馬司以茶絹博易珠犀等物以致歲計匱乏不免低價買馬不擇駑驥惟務足額發綱之時已有病者況於陸行萬里經涉歲月比其至此大半瘦瘠曽不旋踵即有損斃不惟押綱吏卒空靡

俸賜徒有買馬之名而無實效雖近降指揮住罷博買他物竊慮循襲未革臣愚欲望聖慈戒飭茶馬司今後專一收市駔駿臨當發時常切察視無令胥史並緣為姦以病馬充數庶幾上駟皆來可備廐圉不致耗費官錢虛增道路供億之煩所有黎叙長寧南平等州及廣西邕州應干買馬去處徑撥赴諸軍者亦乞一例施行

洪遵繳羅殿蕃進馬指揮又上言曰臣竊見比年以來川廣收市駔駿以給內外諸軍未嘗有闕今來羅殿蕃

朔乞貢馬於祖宗故事元末之有此固陛下聖德休明
遠人慕化樂輸方物以示懷德書之史策誠為太平盛
事然臣悾悾愚見竊有所疑敢擴其五事為陛下言之
邕州舊與交人為市每歲得馬分給江上諸軍雖於諸
道頗為煩費然循習既久民以為常今若朔於宜州受
羅殿馬又須於邕馬不經由處合置新驛州縣受弊其
事一也臣詢之知馬者云馬出夏國者為上部落者次
之茶馬司所買熈河馬又次之川產杜生馬為下至於

南蕃所産雖外貌權奇其實昻首而不能俯每行三數十里輒已喘乏徒為觀美則可以之戰陣則又遠出川馬之下其事二也邕州所市交馬積有歲年金帛酬之不為不至然蠻人無厭小不如意則懟期邀價多以物貨濫惡為辭今羅殿蕃自云逐年亦賣馬於横山近與毗那國為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此一偏之説固不可信安知其非交趾屬部或與之有隙借重中國以自救解或交人欲生釁詭為此計異日得以歸曲於我其事

三也呂愿忠師廣西貪功生事招誘南丹州莫氏使之
納土當時朝廷醲賞過於軍功而種類未補官者尚百
餘峒至今紛紜不已今羅殿蕃欲入貢乃因南丹遣山
子效用曉報則獻馬之計豈其素心將來恃恩望報恐
非莫氏之比其事四也邕州守臣例於銜内帶安撫都
監及提點買馬公事置司設屬每歲買馬帥司又遣幹
官同涖其事所費不貲宜州守光盛志在幸賞若遂此
請將來必乞與邕爲比又增遠方之害其事五也且羅

殿所稱曽於咸平二年元祐二年以來自南平軍入貢
臣恭考國朝會要及實録是二年間只有張羅二蕃入
貢初無羅殿之事臣竊詳今來指揮令廣西帥憲司共
議如於邉界不致生事及宜州置場委有利便方許保
明可謂洞究利病然臣竊恐邉隅之臣不務遠慮乘朝
廷指揮頗嚮其說必遣人深入蕃界啗以厚利今日以
往馬必踵至將來雖欲為之限約固不可得宜州多事
必自此始正使歲得千馬何足以為天廐重輕而令南

方久安之地遂貽無窮之弊此臣所以私憂過計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軫宸抱行下宜州只依廣西經畧司所陳今後遇羅殿蕃馬入界如願中賣則令就邕州横山寨貿易或係進貢則須令齎祖宗以來所獲告勅牌印之類辯驗即許照舊例從南平軍路入貢所有前件録黄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録奏聞

孝宗時四川宣撫節度使虞允文上言曰臣聞用兵不可以無馬市馬不可以非其地有百萬之兵無馬以壯

軍勢而用其勝力於追犇逐北之際與無兵同有十數萬之馬不生其水土而馴知其人心服習其道里與無馬同臣嘗考古驗今而得其明效者如漢任尚之討西羌屯兵二十萬曠日無功虞詡以為兵法走不逐飛而虜皆用騎來如風雨去如發弦我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若市馬萬騎則追尾截疾而大功可立尚用其計以有丁奚城之勝如晉侯用鄭小駟慶鄭以為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晉侯弗聽以有韓原之敗況

今日之事敵以多馬為強我以無馬為弱強弱之所以
異三尺之童皆知之馬政其可以不議哉國家盛時陝
西買馬歲以四萬匹為額自失熈秦之地始措置於文
黎二郡蓋用不得已之策也以二十年計之銀幣茶錦
之費亡慮數千萬而馬之出蜀不死者有幾至分隷諸
軍而存者今又有幾自去年夏秋盡得熈秦故地而蓄
戶之馬可誘而致殆天相陛下恢復之機也若歲得一
二萬匹以佐軍用其視文黎所得孰優孰劣馬綱之所

歷道路孰遠孰近而馬之死於半途者又孰少孰多也臣愚以為若損文黎州馬額之半而藉其金幣之費而盡力於西邊之馬則文黎之責輕而可以揀擇熈秦之得多而可以為百戰百勝之實用昔唐魏元忠謂西蕃恃馬力以為強若增價市之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高估馬價而西蕃爭賣馬由是戎馬少而唐兵益強如二臣者可謂知重輕矣臣比聞敵載銀二十萬買馬於西邊伏望聖慈特出睿斷

早賜施行不獨本朝兵勢賴以盛強而亦潛消西北二

邊之患也

荆湖北路安撫使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中興以來馬

政不修歳歳博買其費巨億而諸軍之馬愈更乏少此

則牧養之道未得其宜故也今朝廷方議置監欲還祖

宗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振軍威制敵國於是乎

在盖政事之大者不可苟且嘗試而為之也今若諸軍

分養則與前日之撥綱馬畧同諸軍茍於得馬不復為

經久之計一二年後稍有折閱則又將以辭自解謂荆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蠻而後可耳臣愚欲望聖慈特出聰斷於近臣中不問文武擇知馬者一二人令行荆襄淮南境中與諸軍帥守臣察深圖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置監牧已行故事參酌去取具以上聞取自聖裁專置一司付以事權嚴為黜陟之科責其成功如此則宣撫司所買四千匹不為虛費假以歲月朝廷真得牧馬之用須至奏聞者

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曰臣勘會趙𢇁劄子乞緩黎州一年馬額令臣相度以聞臣自到官以來蜀人言黎州買馬利害者甚多大抵與趙𢇁今來所陳相類事理明白衆論如一委是可行但慮議者必謂祖宗時西北馬多不賴西南夷馬為用故止以為覊縻蠻夷之術與今日事勢不可臣稽之蜀人之論則以為權免立額示以不急使蠻人不得挾以為重反邀中國而蠻人所須茶綵之類皆是朝夕急須其所産馬不賣之

中國將安所用故不患其馬之不來正如趙㮣之說臣竊謂衆論既皆如此不若且用其說客諭提舉買馬官權與不拘歲額若蠻馬自如常年而至有司既不怵於殿最可以揀擇良駿其價亦可少平恐亦未必不及額也年歲之外果見成効則遂可久行邊州稍重外侮漸消於制御彈壓蠻夷之術至為利便萬一緣此馬不時至別議改法亦不為晚更合取自睿斷施行

知夔州王十朋奏狀曰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

州張震申所有四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申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吴璘管辦其舟船令王𤨏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浙荆湖諸路之比為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況今馬綱之害極重

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來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三萬六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梢工水手約九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顧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萬貫草料批劵亦不下二萬餘緡

較一歲之間費於馬綱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爲之而蔓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馬綱之費侔於所入之賦雖曰令吳璘管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蔓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諸路之困

又可知矣況水路正行瞿塘灔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漬漩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渉咫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況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複嶺上倚絶壁下臨斷崖行人攀縁皷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兼亦非馬之利若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

護全蜀也臣所論利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路生靈之
困不以奏聞則上孤陛下任使之意將負不忠之罪矣
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
大幸
十朋又上疏曰臣伏蒙聖恩頒賜御劄謂軍機之務馬
政為先臣仰見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修車馬而備
器械蓋欲如周宣復古之時又謂擁篤之役並用廂禁
軍貼以吳璘正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心

愛民如武王之不忘遠也又謂回船泝流頗費程限須
多作番次免致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効又足
以見陛下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
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
寧俾輸犬馬之効況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
伍不憚勤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路
為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
敢再瀆天聽若夫擀駕之役易民以兵道路皆知陛下

之仁心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
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灩澦及諸惡灘
峹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爲家梢濆撇
旋鼓挽側拖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之曲折操舟
若神猶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
食軍門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
碎人馬俱斃無疑矣又三峽束江斷崖絶壁挽舟者無
所寘足攀緣而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爲之況宣司正

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為懼其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夔峽為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禦控扼以壯天險之勢然土狹人稀廂禁軍類多𡙡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重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撑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卒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粮妨廢教閲

正恐州郡空虛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況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塘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二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十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為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所親覩者爾馬綱過䕫府一路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

百人三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有剩員半分癃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驅而為梢工水手為一番且猶不足況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為慮宜於鄂渚漢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

以牧養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荊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為馬政之修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荅知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況此事干數路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員興宗議國馬曰臣聞固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邉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

由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葢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歲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遍至芻藳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撿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庚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

業隨弊措顧應時寧一只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強之吏遠以蒞之此乃國政總核之實也臣固蜀人曾吏牧司市馬西方躬見其事敢為陛下言之盖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陜西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内陜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四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陜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

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
未去也陜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中馬一旦
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
錢時時稱提自重其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
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
昌蓋近二千餘里鋪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
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
置門戶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駟直一

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户之人及本務
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
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分支機户及其市錦分科三等
馬司出上等之錦價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户
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
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
買不職以病為壯以短為長以齒多為齒弱如黎雅等
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

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炤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儈鋪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臣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龍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蜀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葢峽水春夏湍悍有什溺之憂惟麄惡之物則輕從三峽人

亦多視為棄物也馬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
乎或者謂國家近時輕齎綱運尚從此路不知綱運或
擔或囊盤灘避險臨時般出措置非一經從鳥道亦似
無害羣馬之來其積如山固不可由犖埆之徑灘險又
終可保乎又夔路深山最為窮薄錢糧藁草未易常足
驛廄皂棧未易創置兵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擾潰恐
約束未定慮在歲月之後也臣不知其說矣小臣無知
竊以為荊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細繹

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市馬五病其終敢輙及此惟陛下裁赦

理宗時守漢陽黄幹奏曰臣竊見馬政國之大事也騋牝三千衛國以興思馬思徂魯人頌之則其關繫誠為不輕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里之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敵騎壓境旋行收買駑駘下乘亦以備數平居暇日可不思所

以處之乎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
憩息於此五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
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
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頹
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
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本
錢收買江北所産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
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為用與夫求

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更乞行下總領所同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

金宣宗時張行信爲涇州管内觀察使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内地利益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庫哩

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朩波諸
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廣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
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
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輙以易粟冬春之交尤艱食馬
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
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疋機
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昔者聖人之開天也去

其害人者而已驅猛獸而遠之服畜獸而役之故角者能觸而拘之以楅衡蹄者能踶而馭之以絏絆以盡天下之力以全天下之才夫中人之產未踰十金於是恐所用之有闕旁思而周慮之懼臨時之或歉設備而預防之豈有過哉皆其宜也況乎應千年之河水居魏然之神器立萬世子孫之業詎宜無備云乎哉臣竊以名鷹俊犬異毛烏獸國家之所宜棄也反以收之駞羊牛馬其用甚重此皆國家之所宜廣也反不廣之豈愛駞

羊牛馬之不及鷹犬哉亦由於襲太平之世而因循弗慮故也武王勝殷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然與方今其勢有不同也方今四征不息粮餉未停就使櫜弓矢而不用戢干戈而不起則安知他日無罰罪之事哉則牛馬之不可暫闕也明矣至元癸巳括士民之馬而拘之郡出榜文稱上司之語而謂官酬其直也馬既頒軍直又不酬士民失望臣非但以國家之棄信而傷之抑亦由國家之不修馬政臨急取士民之御者

故傷之也謹按唐太宗時有馬千匹太僕少卿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以致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分為五十六監及明皇時國馬益耗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遠方纔復二十餘萬匹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廐至開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由此觀之畜牧之多寡但以留意故也伏望陛下精思緩急之務灼明備用之源凡鷹犬之類可縱者縱之凡鷹坊等職

可罷者罷之凡駝羊馬牛宜以御府繒帛及空名告身於四遠之地及中華之境市而收之凡所市之馬諒宜倣古制立天駟監以孳育之凡牛羊駝等諒宜立羣牧所以蕃殖之凡芻秣之具諒宜擇良地募民耕以給之若然則可以富國可以强兵可以俯宣王考牧之詩而小之可以思漢武伐宛之事而笑之矣

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

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勢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定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二